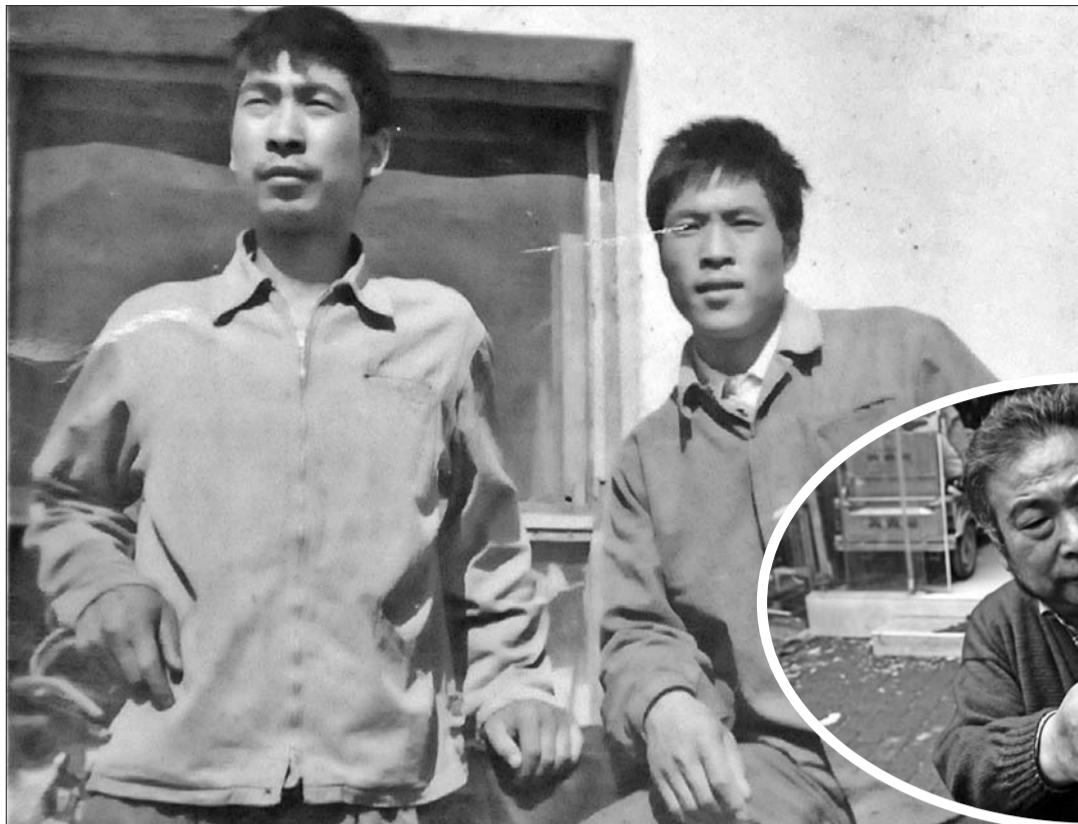


1月26日,来自济南、青岛等地的知青,与济宁知青共聚一堂,其中青海建设兵团、甘肃建设兵团、山东建设兵团及下乡的知青们是首次相聚。他们在一起畅谈一起走过的岁月。在岁月的追忆中,他们多了一丝反思和理解。



◀谷祖仁(左)和战友在甘肃拍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。
本报记者 李岩松 翻拍

▼谷祖仁保留的搪瓷缸。
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



知青岁月,无悔的青春岁月

本报记者 黄广华 韩伟杰

一场联谊会

“这个梦有蓝色的,有红色的,有黑色的,就像我们的知青生活,有苦有乐,有生有死。”谷祖仁说。

忙完联谊会,都晚上11点多了,付士珍才发觉自己扭伤的腰已经麻木了,妻子杨芝兰腿疼得也站不住了。热敷、贴膏药、吃止痛片,想着白天带着孙子、孙女参加联谊会的战友们,付士珍感慨,知青老了。

知青老了,这是付士珍着急筹备联谊会的原因。从1964年第一批济宁知青下乡开始,先后有近5万名知识青年参与到支援青海建设兵团、甘肃建设兵团、山东建设兵团及上山下乡的运动中。以前知青间的聚会都只局限在小规模里,天

下知青是一家,趁着筹备山东知青文促会济宁分会的时机,付士珍和战友们把四个群体的知青第一次聚集到一起。

“今年是48周年,来了600多人。到50周年时,我们准备更大的庆祝,但那时还能来多少人,还有多少人在?”付士珍甚至觉得,50周年或许是知青们最后一次大庆祝了,都六七十岁了。等相继离开后,还有谁知道山东知青做过什么?

参加知青联谊会,看到多年未见的老战友时,孔繁琦觉得像做了一场梦。梦的开始是青年们穿上—

身黄军装,从学校,从工厂踏上开往西北的列车。在这个改变了众多人命运的知青梦里,孔繁琦认为自己是幸运的,幸运的抓住机会,从梦里走出来。

1966年5月27日,济宁的1000名知识青年去甘肃建设兵团支援建设。45年后,谷祖仁把部分战友聚在一起,拍下他们的照片,制作成一本相册时,他给相册起了个名字:梦。“这个梦有蓝色的,有红色的,有黑色的,就像我们的知青生活,有苦有乐,有生有死。”谷祖仁说。

记者手记>>

知青们老了 但知青精神永存

他们是被时代改变的一群人。不管当初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,为国家开拓边疆的伟大理想,还是为了填饱肚子,吃上白面馍的现实愿望,在时间列车不可阻挡的行进中,或许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生活还存在困难,但他们不曾埋怨过知青岁月,也为当初的选择无怨无悔。

“在那段岁月里,我们付出了,也得到了。我们得到最多的是磨难,环境的,生活的,正是这些磨难,锻造了我们的意志力和永不言败的精神。对于知青经历,我们也没有后悔。”在联谊会上,很多知青都说,感谢磨难,让他们更加坚强。

孟永寿说,在格尔木开荒种地,让他的性格坚韧了许多,这种记忆永远不会忘记。对与错,我们不去评断,这需要历史给出评价。但必须承认的是,我们确实是边疆的开拓者和建设者。

两地故乡情

都变得不认识了,这里曾是他的第一故乡。离开了48年,济宁似乎变得有些陌生;而生活了48年的格尔木,似乎还是那样亲切。

知青们都有自己的第二故乡,和第一故乡一样,两者都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心里总有些牵挂。2011年,张庆河带着老伴和女儿,回了一趟他的第二故乡,在甘肃支边的地方。

在那个曾经的不毛之地(盐碱地)上,现在长出了绿油油的麦子,修好了水渠,建起了厂房。看过那个生活了20年的“第二故乡”,他会心地一笑。张庆河明白,这是知青

们辛勤付出的结果,他们改变了这里的面貌。

“如果没有这些知青,这里或许不会变成这样。”返城之后,张庆河修了20年自行车。想想支边的年月,他说,无怨无悔。

“抬头祁连山,低头戈壁滩。”每当回忆起7年的知青生活,孔繁琦说,不能在电视上看到雪山、草原,一看心里就不平静。相比同去的战友相比,孔繁琦是较早一批返城的知青,而大部分知青是在1981

年左右才开始返城的。

10年,15年,20年,“最美好的年纪,都留在了边疆戈壁滩。”已经年过花甲的孔繁琦常常感慨着自己的幸运。

回到济宁两个多月,看着窗外朦朦胧胧的冬天,孟永寿便忍不住去想格尔木的天。“都变得不认识了”,这里曾是他的第一故乡。离开了48年,济宁似乎变得有些陌生;而生活了48年的格尔木,似乎还是那样亲切。

三颗赤诚心

“国家让你去开拓边疆,青年们义无反顾啊。而且当时涌现出一些知青模范,国家领导人都接见他们,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。”孟永寿说。

“真诚、理想、天真、幼稚。”回想起1965年9月27日踏上列车时的心情,68岁的孟永寿给出了8个字的概括,这8个字是当时知识青年们响应国家号召,自愿支援边疆的普遍心态。“国家让你去开拓边疆,青年们义无反顾啊。而且当时涌现出一些知青模范,国家领导人都接见他们,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。”孟永寿说。

1966年5月,17岁的张庆河报名去甘肃建设兵团,虽然他也怀揣着《青春赞歌》里建设祖国的理想,但他更希望像街道动员知青支边时说的,到了兵团能吃上饱饭。“糊1000个火柴盒能赚5毛钱,父母就靠这供养5个孩子。”张庆河说,他报名时,父母和老师都强烈反对。但那时张庆河已下定了决

心。“少一个人喝汤,其他人就能多喝点。”张庆河回忆说,到了甘肃,拿起铁锹挖水渠时,张庆河才明白,白馍馍原是自己动手种出来的。

高中毕业的孟永寿在地里忙着割麦子,眼看着天就要黑了,突然有人来说让他去西宁开会,他来不及换下打着补丁的裤子,便急匆匆地赶到西宁。他被通知将跟随青海工农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。

在之后的两个星期,孟永寿感受着理想火花绽放时的幸福感,“毛主席、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们,在天安门上看阅兵,那种激动无法形容,这也成了我永恒的记忆。”孟永寿聊起这些,他很兴奋。

同参加国庆观礼的激动一并刻在孟永寿心里的,还有知青们的艰苦岁月,“开荒,种地,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那里。”孟永寿说。

四句经典话

为国分忧的民族精神,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,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,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,这就是知青精神。

“为国分忧的民族精神,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,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,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,这就是知青精神。”把这四句话念一遍,付士珍也把一段知青故事过了一遍。“知青是时代的产物,支援了边疆地区建设。知青精神不能忘,知青的贡献也不能被忘记。”付士珍说。

从兵团带回来的搪瓷缸子,已经磕掉了几块瓷,但谷祖仁舍不得丢掉。看着搪瓷缸子上的红字,他经常陷入沉思,“建设祖国、保卫祖国、

中国人民解放军。”谷祖仁说,如果没有这些字,也许当初就不会去支边了。

“刚开始还想着何处黄土不埋人,我们要扎根边疆。但慢慢地发现,这里的盐碱地就长不出庄稼,自然环境有点恶劣,生活条件也很艰苦。”拥有初中学历的孔繁琦,在兵团当老师,他曾为烫伤的学生捐过皮,也见过战友死在边疆。1973年,支边7年的孔繁琦以教师身份返回城市,继续教书直至退休。



一张木床是当时知青们住的最好的地方。本报记者 李岩松 翻拍